

“青条若总翠，黄花如散金。”西晋张翰的这句诗，仿佛是专为青山春天写下的注脚。当春风再度唤醒大别山余脉的岗坡，位于裕安区青山乡，东溯河东岸的陶洪集、兴隆村一带，那片跨越千亩的油菜花海，便如期绽放，将沉寂一冬的土地染成一片浩瀚而滚动的金色海洋。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一次对根脉的朝圣，一种深植于乡愁基因里的土地共鸣。

驱车前往，春风裹挟着泥土的微腥与隐约的花香，甫一深入，便被那“铺天盖地的黄”所震撼。那黄，是土地最饱满的元气，是阳光最凝练的汁液，泼辣辣、坦荡荡地铺展在铜山脚下，碧水之滨。高高低低的田畦，让这金色有了韵律，疏处如金沙漫覆，密处似锦缎堆叠，风吹过，金浪翻涌，直向天际线奔去，与远处铜山寨的苍茫轮廓、开化老城传说的历史烟云，遥相

# 青山春信：黄花如金照古今

王特

呼应。此地不只有花，每一捧泥土下，都沉淀着故事：汉将樊哙墓沉默在侧，讲述着千年前的叱咤；古开化县治的遗风，仿佛仍在碧水声中隐约流淌。

花海之中，人亦成景。白发老者拄杖凝望，浑浊眼眸里倒映的，或许不只是花，更是自己在此耕耘、收获的漫长岁月，那金黄是他青春的底色。孩童在田埂嬉闹追逐，完美复现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的盎然古趣。少男少

女与菜花相互映衬，恰是对古人“菜花不上美人头”争论的最美反驳——此刻人面与黄花，相得益彰，共酿春甜。更有那摄影者、直播客，以现代的方式，将这古典的绚烂传向四方。

蹲下身，细看那塔状的花序，细嗅那“油爆爆”的芬芳。这香气不浮不腻，醇厚地道，是土地对辛勤最诚实的回报。念及此处，心中不由升起如王阳明那般的感怀：“油菜花开满地金，鸪鸟声里又春深。”这令人沉醉的金色繁华，本

质是农人汗水的结晶，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答卷的一部分。这片花海所在，昔日曾是闲置之地，如今通过整治与规划，方成此壮丽“金山”，真正践行着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。种花的农人笑容质朴，他们说，能让大家看到这风景，便好。这份朴素的心愿，让眼前的金色，厚重如大地。

离去时，衣袂鞋履皆沾惹金色花粉，仿佛大地以最温柔的方式为我烙下印记。我知道，这片耀眼的花海终将结籽、榨油，融入千家万户的寻常烟火。但我也深信，只要春风年年度此关山，只要青山乡的土地仍在呼吸，这片金色的誓言便会年年绽放，提醒着每一个行走其上的人：我们的根，深扎在这片滚烫的、金色的热土之中；我们最美的春天，就绽放在这生生不息的希望与耕耘里。

# “敬”夜

文济齐

大华山腹下，两层小楼蜗居在山坡上，朝南，下面山脚下是一条环形的公路。小楼四围都是连绵的山。

天色慢慢地浓厚起来，由淡紫色渐变成青黛色，混合着山洼里农家的炊烟，像国画的混合颜色，涂抹在山岭沟壑上。

小楼很静，是矿泉水厂的办公楼，下班后，工人各自回家，一把锁上门，小楼便空无一人。我陪作家徐贵祥坐在二楼阳台上纳凉聊天。晚饭无话，话题也无事，就像对面山上的清溪，飘忽不定。

徐贵祥深入大别山寻找创作灵感，本想住进山上的大华山云峰寺，怎奈佛家圣地，不容我们俗人借宿，朋友只得安排我们入住这个小楼。

徐贵祥的作品都是以家乡六安为底色的，他的《历史的天空》充满了六安元素，从地名到人物，他的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就是在大华山这里找到灵感的。所以，他对大华山充满了敬意，他说这里是他的福地、吉祥地、作品受产地。他要静静地在此感受，敞开心怀，接受大自然的授精，吸纳天地的精华和恩赐，体验大地的微妙，聆听山川的脉动和呼吸。

天开始暗下来了，对面的山峦由近及远，层次分明，山峦与天际相连处，还有一道朦胧的亮线，渐渐地，山峦都拉近了，变成了一道线，越来越近，向一道墙逼近，仿佛伸手可触。山色也由淡变浓，由雾蒙蒙的浅灰渐变成漆黑直至深黑，山洼里的几点灯火，也在悄无声息中，熄灭了。

白天的喧闹已销声匿迹，这时静的似乎没有了呼吸，连一根针掉到地下都能听到。在这种静谧中，我和贵祥兄的每一句闲聊，都像一束闪电，划破夜的黑暗。天色又暗了一层，夜幕悄悄地降临。天终于黑透了，露出它的真面目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黑夜像一口大铁锅，把你紧紧地扣压着，有着压迫感，感觉四周的山慢慢都来到了你的身边，渐渐形成一道墙，围住你，轧紧了你，淹没了你。你能体味到山的体温 and 体香。

当人完全处于黑暗中时，既有恐惧感、神秘感，又有原始感、亲密感，仿佛回到母腹一般。其实人生在母腹中混沌黑暗的记忆，一直保存在我们的潜意识里，回到黑暗里，有一种找回初生记忆的滋味。体验黑暗，就是找到了初心，回归原点。黑暗里孕育着希望、想象、神秘、遐思、光亮。黑暗中，萌芽生命，躁动激情，迸发灵感。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，想体验黑暗的况味，还真不容易，你得逃离城市的喧嚣和光的污染，你得有一颗宁静的心境，你还得有一个具备黑暗的好去处。今晚，诸因俱备矣。体检黑暗也是一种享受。

此刻，黑暗中，天地人融为一体。万籁俱寂，自我突显，成为宇宙的中心。古人的幕天席地的独立感油然而生。有些意境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才能产出。床前明月光，花落知多少的诗意，没有闲静的心境是蹦不出来的。

人生就是追求光明的过程，但黑暗是我们的胎记，回顾或抚摸一下胎印，也有几分温馨。黑暗给人安全感。人在黑暗中会睡得更踏实。

忽然传来山头上云峰寺的钟声，这种声，放在平时，司空见惯，而在此刻，不啻惊雷。

不早了，该休息了。贵祥燃着一支烟，照路，我们在夜帐中摸上床。

那年应该是2008年仲夏。至今不曾忘，前几天又陪贵祥兄重回旧地，又上小楼，激活了旧时的记忆，记下这一段感受吧。



社会效益协同提升，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百姓的幸福靠山。

今日百家寨，山顶松杉栎交织如戴绒帽；山腰竹海翻涌似绿袍；山下农家小院点缀若嵌宝石；山脚三月畛现代农园宛如穿绣鞋，集采摘、观光于一体，生机勃勃。整座山寨如少女舒袖起舞，风华无限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因战备需要，舒城开展三线建设。1968年，三〇二长载渡机务站落小寨渡，1990年迁离，留下山洞机房等资产，更留下“艰苦创业、无私奉献、团结协作、勇于创新”的三线精神。

新时代以来，舒城县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推动绿色发展，建设和美丽乡村。坐落于万佛山、万佛湖之间的百家寨，融古寨风貌、自然灵秀、红色基因于一体，必将成为生态旅游的浪潮中绽放夺目光彩。

# 春在桃岭

王特 王莉莉

这个春天，我们比桃花到得早。来得早了，便有机会看见春天初醒时的模样。山路蜿蜒，梅山湖水汽氤氲上来，将远山近树都笼在一层薄纱里。急性子的樱花却已经开了，热热闹闹的，一树一树的粉白，像是春天里那个最不受管束的孩子，偏要在料峭的风里先笑出声来。看着它们，我不由得想起古人樱花树下“闲绕花枝便当游”的句子，那份闲适，大约就是这样被花催出来的罢。樱花就是这样，它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，只管自己开得恣意，开得决绝，仿佛要把积攒了一冬的心事，一口气都说给春天听。人们对春天的向往，大概也正是向往着这样一种一种不管不顾的、向着自由和美好的姿态。

湖水朦胧，水天相接处，几点粉红洒在黛色的山间，像是不经意滴落的颜色。湖心的小岛上，几畦菜花黄得耀眼，金灿灿的，一下子把整幅水墨点染成了水粉。这春天的笔法，真是率性得很。

五号营地在半山腰，是个看湖的好地方。下了车才发现，这里竟藏着一处小地方的乐园——悬空的热气球观景台、微型的火山蹦床、向着湖水倾斜的长椅，还有柔软的草坪。在这天然的氧吧里，做什么都好，赏景、拍照、静坐，或者只是看着孩子们在蹦床上跳着、笑着，手里便也跟着快乐起来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古人为何要“秉烛夜游”，春光易逝，能抓住一刻是一刻，能欢喜一分是一分。

人渐渐多了起来。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贩，支起了糖人摊子，吹糖人的老汉手指翻飞，像在变着古老的魔法。卖野生蜂蜜的穿着西装，双手插兜，脸上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，仿佛他的蜂蜜里藏着整个春天的甜。一队穿着雨鞋的大姐们结伴而来，动作整齐划一，一看就是“久经考验”的旅游搭子。还有举着手机的网红们，或歌或舞，各自精彩。不知何时，一支乐队也加入了进来，吉他声起，有人跟着哼唱，有人便在这山野间翩翩起舞。我看着这热闹的人群，忽然想起一句诗来：“樱花树下，没有陌生人。”此刻的桃岭，不也正是如此么？春光把所有人都拢在怀里，相识的、不相识的，都成了这春天里的同路人。

热闹是他们的，我却看见人群外站着一个腼腆的小伙子，微笑着看着这一切，不像观景，倒像在守着什么。一攀谈，才知道他叫“沛东”，与金安区沛东乡同名；名字里的“东”，正是桃岭乡东冲的“东”——这是希望工程“大眼睛”苏明娟的家乡。脚下的桃岭，更是全国扶贫工程的起点。他说起当年省委书记目睹贫困时的落泪，说起老红军故地调研后的夜不能寐，说起如今山乡的变化，茯苓基地、茶叶基地、长寿乡的名片，如数家珍。他的脸上有一种光芒，那是青春在这片土地上燃烧时才有的一种。

顺着他的目光，我看见一位年轻的母亲，抱着孩子的衣服，站在火山蹦床边上，看着里面的孩子欢快地跳跃。小伙子说：“那就是我们乡的陈书记，乡里很多发展的点子，都是她想出来的。”我看着她，一时有些恍惚。她时而低头看看孩子，时而抬头望向远处的山，那目光里，既有母亲的温柔，又有设计师的审慎。她既在春光里，又在春光外；既是这春天的享受者，又是这春天的创造者。

后来与她攀谈，她笑着说：“靠山吃山的老观念不行了，得可持续发展才行。”她说，乡里六十岁往上的人多，都是“壮年”，得让他们有事做、有钱赚，于是，乡里琢磨着把好山好水串联起来，用十二生肖串起十二个景点，登山、观景、休闲、康养，都融进去。“悬剑山、老和尚尖刚建好就成了网红打卡地。”她说这话时，眼睛亮亮的，又指着五号营地四周，“你看，人多了，下一步得建个大停车场，还得把游客往岛上引，既安全，体验感也好。”

她说这些时，语气平常，像在做一件寻常的家事。可我知道，这寻常的背后，是多少个不眠的夜晚，是多少次走访调研，是多少回把别人的家事当成自己的心事。她抱着孩子的衣服，站在春光里，和千千万万的母亲没什么两样；可她又分明不一样——她的心里装着整座山，装着这山上山下的人。

回程时，车行缓慢。窗外的山色在水光中润泽，水光在山色中烂漫。夕阳西斜，把一湖春水染成了淡淡的金。我想起这一日所见：早开的樱花、热闹的人群、腼腆的乡村干部、抱着孩子的女书记、想起《牡丹亭》里的那句：“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？”是啊，不到桃岭，怎知这春色里，不仅有花开的欢喜，还有人心的暖意？

春潮已在土地上默默耕耘的春意，是用他们的青春和心血，一点点浇灌出来的。人同春色胜春色。我们当缓缓归矣。

春天里来那个百花香，浪里个浪……耐不住憋了整个冬天内心的躁动，约上几位好友出发进山！沿途尽是繁花相伴，一会儿几朵樱花含笑扑面，一会儿爆出一树玉兰让你惊讶，一会儿连片金灿灿的菜花像海潮般涌来……

沿着驿河看看水看柳，奔上霍山高桥大桥，便来到祥源，这个低调含隐在连片田畴村舍中的企业，我们本着“药食同源”追寻健康而来的哦。但见几栋规范化厂房附近竟然是自然园林：溪流潺潺，吊桥悠悠，沙滩软软，春风暖暖……房前屋后不仅仅有繁花的喧嚣，更有绿树的宁静，令人惊讶的大小不一的沙滩，孩子们哪里忍得住，扑向沙滩，快乐的笑声随即响起，炸起溪水微波荡漾……

祥源产品展示室里，年轻帅气的业主张俊正在接待客户，他们已经在备孕预定端午节系列食品。望着满墙金灿灿的奖牌，我们见缝插针聊着“药食同源地，健康花果乡”。

“你是怎么想着发展‘药食同源’大健康食品企业的呢？”

张俊手指窗外远处流线型的山脉说：“我是土生土长的霍山人，对大山了解而挚爱。”“药食同源”指经国家卫健委批准，既可入药又可日常食用的中药材，安全性高、适用人群广。截至2024年，国家公布110种药食同源物质，其中2018年新增加的9种明确包含铁皮石斛（霍山石斛为其地理标志品种）。而霍山地处大别山北麓，拥有“金山药岭名茶地”美誉，生物多样性超6500种，中药材1700余种，尤以霍山石斛、灵芝、天麻、茯苓、断血流等为地道药材代表。当然，并非所有霍山道地药材都属药食同源——例如霍山断血流虽获地理标志保护，但未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，仅限药用。

作为业内人士，张俊娓娓道来：“药食同源”并非新概念，而是根植于《黄帝内经·太



# 以水为镜

## 一场跨越两千六百年的治水接力

蒋帝虹 文/图

航拍安丰塘

我的镜头，长久地凝视着水。拍过泄洪闸开启时的汹涌奔涌，也拍过春渠浸润青苗的脉脉温柔，我总以为，水是风景。直到在安丰塘边。

当我透过取景框，试图框住那一汪2600年的平静时，指尖竟微微迟疑。湖面像一块光滑的古镜，倒映着流云，也仿佛能照见人影与人心。难怪，我们的祖先总爱用水，来比喻一个人的清白。

或许，当他们俯察这水面时，便悟透了其中简单的道理：唯其至清，方能无私地映照万物，毫无偏颇地滋润苍生。治水如此，治世何尝不是？

安丰塘的水面之下，沉淀的并非泥沙，而是一场关于“清澈”的漫长接力。这里没有惊涛骇浪的传奇，只有一代又一代人，用生命与岁月，回答同一个问题：怎样的“清”，才能让滋养百姓的涓滴细流，不干涸、不淤塞，最终化为刻在大地上不朽的丰碑。

**第一脉清源：**杯水先行，与一脉清源的初心

杯水的源头，水是镜子，照见的是治水人的心性。

春秋的孙叔敖在此“引期思之水”，修建了芍陂，也就是如今的安丰塘。史书记载他“三月为楚相，吏无奸邪”。他的清澈，是为政的底色。几百年后，隋朝寿州长史赵轨，把这份底色完成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。

他扩建芍陂，将原来的五门增加到三十六门，让灌溉的恩泽流布更广、更远，然而百姓铭记他的，远非工程之巨。离任那天，乡亲们哭送：“大人在任时，您清廉得像水一样，请喝杯清水为您饯行吧。”一杯清水，胜过所有美酒佳肴。

这是至高的褒奖，也是最重的嘱托。它宣告：从此，这处跛脚的“清”，与治理它的人的“清”，就绑在一起了。水利之利，首先得看主事者心中的洁净。若源头染尘，何来千里清流？赵轨饮下的那杯

水，为后世立下规矩——治水者，你的品行，必须配得上你管的这方水。

**第二脉热血：**以身筑堤，与一个时代的赤诚

1958年，古老的芍陂，被纳入一个更宏伟的蓝图——淠史杭。时代的接力棒，交到一双布满老茧、甚至沾满血痕的手里。

这一次，“公清若水”不再是一个人的风骨，而是一群人的誓言。八十万大军，喊着“为子孙后代造福”的口号，自带干粮、肩扛锹镐，如百川汇流般涌向工地。那时候物质匮乏，但大家的心思纯粹得透亮：“可以找一百个理由不建淠史杭，但要建的理由只有一个——老百姓需要！”

这份清澈的初心，要用最滚烫的热血去浇灌。总设计师黄昌栋，吃了这热血中最后一滴。他的脑子里全是渠道走向、海拔高度和工程数据，被大伙叫作“活地图”，却连自家灶台都没空瞧一眼。长年呕心沥血，让他在他42岁生日停下了脚步。临终前，他攥着同事的手，惋惜地说：“我还有好多工作没有做完，你们一定要把淠史杭建好，让老百姓都能浇上地、吃上饱饭！”

渠水无言，流过他曾丈量过的每一寸土地，流过他曾伏案绘制的每一张图纸。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堤坝，完成了对“清澈”最彻底的坚守。他的生命，还有无数无名建设者的青春，一起成了这条“人工天河”最结实的河床——那是一种用自我牺牲滤掉所有杂质、纯粹到极致的精神。

**第三脉恒守：**岁岁清淤，与一项制度的坚守

大水奔流，泽被万顷。今日的淠史杭，已化为平静的背景。然而，守护这份平静，是一场更为静默、却从未止息的战役。

接力棒，传到了当代水利人的手中。清廉如水的内涵，再次演化。它从一面映照个人品德的古镜，一汪为民沸腾的热血，凝练为一道冷静、严密、不可逾越的制度堤防。

这道堤坝，筑在招标投标的阳光之下，这在审计稽查的精准数字里，更筑在每年冬季“岁修”的庄严仪式里。当农闲水浅，人与机械深入渠底，清淤泥，固堤岸，修闸门——这恰是赵轨“每岁修葺”的千年回响。只是今天，我们以科技为镜，以法治为舟。

我们战严寒，战的是时间的侵蚀，是功能的衰减，更是初心的磨损。我们“过紧日子”，不仅是对财物的节俭，更是对权力的警惕，对责任的清醒。每一次清淤，都是在疏通“为民服务”的初心渠道；每一次检修，都是在校准“公平公正”的价值闸门。在这里，清廉是嵌进工作流程的芯片，是写进规章制度的基因，是确保这股清流政治安全、工程安全、资金安全的终极防线。

# 水镜长明

从赵轨的一杯清水，到黄昌栋的一腔热血，再到今天严密如网的制度堤坝，“公清若水”的精神，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蜕变。

它告诉我们，最伟大的水利工程，从来不只是土石与水文的技术交锋，更是一场关于信任的漫长托付。百姓将命脉所系之水托付于你，你便要以水为镜，让自己的心和水一样清澈；你便要以身为渠，引导着这股清激，永不改道地流向百姓的田地。

安丰塘如古镜，淠史杭如血脉。而我的镜头，便试图成为安丰塘古镜与淠史杭血脉之间，一枚捕捉光与魂的感光元件。我不再只记录“兴水利惠民生”的丰硕成果，更试图定格那份支撑起所有成果的——无形却坚韧的“清”。这“清”，才是真正刻在大地上、比任何工程都更不朽的命脉。按下快门的瞬间，我听见了历史的回响：那是以水为镜，映照千秋的承诺。

# 百家寨

汪凌涛

近百户避居此山，垒寨墙以自保，故名“百家寨”。明嘉靖十五年(1536年)，诏许民间联宗建庵，蒋氏后人于山下建祠，寨民渐次迁出。建国后祠堂改为校舍，今为清水河小学。

昔日的百家寨曾因盗伐垦荒，沦为秃岭、民困(舒城县大概情形)载：“诸山树木不存，泥沙无所附丽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县政府多次组织资源调查，推进林业发展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公社发动群众见缝插

绿，开展大规模造林。1980年，《舒城县人民政府关于保护山林制止乱砍滥伐的布告》明确规定陡坡停垦还林。“刀斧不上山、青黄不下山”成为铁律。1991年8月，原龙河口区委书记将百家寨定为绿化点，带领群众打响荒山歼灭战。日上工2500余人，按标准整地造林，十天完成整地，继而全面绿化。

三十五年弹指过，当年工地上的号子声、钎锤声，犹在耳畔。

2018年，林长制全面推行，生态、经济、

合、黄氏、茯苓、黄精等纳入食品链，石斛鲜条被制成即食枫斗，蓝莓园间作天麻，开发出无蔗糖杂粮饼干、灵芝代用茶、石斛口服液等等。

“如何将青山变金山？密钥就在产业链的延伸。”在规范先进的加工车间里，张俊心中也是春意盎然，“政策与科技的双翼助力我们奋斗者托起乡村振兴之梦。”皖润堂的李在直播间举起一枚石斛方糕和一块灵芝饼干：“以前卖原料，现在一盒方糕、饼干顶一斤鲜芝鲜价！”

数据很能够说服人。据统计，霍山全县石斛种植面积已达2.26万亩，经营主体2673家，其中产业化龙头企业60家、高新技术企业13家、亿元以上企业5家，综合产值81.3亿元，全链条标准化体系已然成型；金寨沙河乡“中国灵芝第一乡”年产孢子粉1800吨，4000户药农嵌入产业链，药旅融合基地吸引游客体验采芝制茶。太平畛中药材海味民宿，游客梅君感叹：“原来良药不必苦口，山水皆是药方。”上海游客史慎华复购金寨灵芝孢子油时附寄手札：“替长寿老人求购这大别山的馈赠。”

“药食同源”理念正从深山走进都市：社区食堂、超市熟食专柜推出茯苓馒头、百合米糕、石斛挂面；白领案头摆着石斛能量棒、破壁石斛口服液、九蒸九晒黄精茶……只能说是养生潮起，草木精魂的时代共鸣。

从峭壁山野到餐桌书房，大别山以草木为笔，绘就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生动注脚。当药膳香漫过瓦罐，鲜花汁渗透茶盏，我们咀嚼品味的不仅是千年智慧，更是一个民族对生命最本真的守望——疗愈身心的答案，终须向山野大地求索。

# 书写山脉里的健康篇章

徐缓 文/图

“空腹食之为食物，患者食之为药物”的古老智慧；2016年《“健康中国2030”规划纲要》明确支持发展传统食药服务，2023年铁皮石斛、灵芝、黄芪等9种食药物质正式纳入国家食药物质目录，为霍山石斛深加工食品/饮品/快消品扫清法规障碍。而霍山作为“十大皖药”之首、《中国药典》2020年唯一单列载种的石斛品种，具备“法定身份+道地基因+成熟产业链”三重优势。

据霍山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资料显示，当前产品开发已超越传统饮片(石斛枫斗、石斛切片、石斛花、石斛汁)，向即食化、快消化、场景化、年轻化快速演进：已推出石斛冻干粉、石斛原浆、石斛膏、石斛代餐棒等轻量化产品，适配年轻人养生需求；药膳快消品有黄精茶包、石斛+百合红枣八宝饭、石斛挂面、姜黄石斛奶茶；健康衍生品有石斛酒、石斛口服液、石斛固体饮料、石斛粽、石斛月饼、石斛牙膏；文旅融合品有石斛观光园、石斛养生民宿、石斛DIY体验装。

张俊欣慰地说，霍山中药材“药食同源”的发展“春天”，本质是从资源依赖转向价值创造的产业升级的春天：通过种源保护+标准种植+科技加工+品牌营销+场景渗透闭环，已实现产品从“药材”到“食品”“快消品”“文旅融合品”的成功跃迁。我们期待更多有志同仁合力奔赴“康庄大道”。



近

年来，霍山县委、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“健康中国”建设要求，积极振兴“十大皖药”，努力打造“西山药库”，将中医药产业发展纳入全域旅游“大景区”建设内容。以东西溪、上土市为代表的天麻基地，以单龙寺、诸佛庵为代表的黄精基地，以太阳、太平、黑石渡为代表的石斛、灵芝基地，以及儿街为代表的石斛蒲基地等道地药材基地已初具规模。精工钢构、迎尊酒业等强势加盟，科技加持，产业配套日益完善，魂之草、九仙膏、龙尖斛等品牌越来越亮眼。2022年1月挂牌成立“霍山石斛”研究中心，“药食同源”研究项目已完